

美学论丛

朱 狄 著

艺术的起源



李 泽 厚 主 编
美 学 论 丛

艺术的起源

朱 狄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艺术的起源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插页 154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册

统一书号 2190·047 定价 0.87 元

美学论丛序

写完了《美学译文丛书序》后，再写这个论丛序，颇感踟蹰。老实说，真正近代形态的美学输入中国并没多久，研究人员和力量都极单薄，对这门学科的掌握水平还很低，加上十来年的停顿和倒退，哪有可能出一套论丛呢？我不赞成凭空构造庞大体系，而具体的实证研究至今还很少人作……。

怎么办呢？也不能光出翻译书而没有写作成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在目前的状况下，先试着出一些著作吧。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绍介、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而文责自负，编者不问，只愿它们作为前驱先路，创榛辟莽，从各方面，通过各种方式为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积砖累瓦，并从而为开创一条走向灿烂未来的广阔通道，为在美学领域里树立起脚踏实地的良好学风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是所望焉，谨序。

李泽厚 1980年12月于北京

“呵，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
(Die Kunst, O Mensch, hast du allein.)

——席勒



序

艺术的起源问题曾被人称之为发生学的美学。别林斯基写道：“真正的美学的任务不在于解决艺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在于解决艺术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学不应当把艺术当作某种预想好的东西来议论，当作是只能按照它的理论来实现的某种理想来议论；不，它应当把艺术当作是在美学出现以前早已存在的对象，而且美学本身的存在应当归功于艺术的存在。”^① 在这一点上，的确可以说艺术的起源问题是“发生学的美学”。比起美学来，艺术有着远为古老的历史。甚至在人类还没有文字，当然也没有“美”字以前，它已经有了几万年的历史。因此，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在审美的领域内，实践也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而不是相反。一位当代西方美学家说：没有任何事物能绝对排除它能对人们激发出审美的兴趣，哪怕是一张草叶。是这样，然而人类审美能力的高度发展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艺术所培养起来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假如最早的艺术不是由人的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7册，第64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译本第4卷第606页。

美感推动的，即促使艺术发生的不是在艺术存在之前就有的一种人类天赋的审美能力，而是相反，在人类审美能力发生之前艺术早就发生了，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去推动了最早艺术的产生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使原始人在生产和生活水平如此低下的状况下去制造象山顶洞人那样的骨质项链呢？艺术要在原始社会这种生存条件下开始萌芽，它必须要首先依附于人类最根本的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然后才有可能逐渐分化和独立出来。原始人耐心地磨光他的石斧，主要目的决非出于对什么形式美的追求，而是想使它更加实用。同样，原始人用指甲纹去弄粗糙陶器的表面，在开始时也决非出于装饰的目的，而是为了使它便于移动。英国著名美学家爱德蒙·柏克(1729—1797)认为光滑这一品质对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就无法解释指甲纹的起源。当原始人甘心忍受痛苦接受文身时，他的目的也许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美，而是为了吓唬自然或种族的敌人，追求了那种具有符咒意义的丑。欧洲史前洞穴壁画中野象的黑色轮廓为什么会有个红色的箭头精确地出现在心脏部位呢？因为原始人认为占有一个图画对象就意味着他有一种神秘的权利去占有那个真实的对象。由此可以想见，山顶洞人不惜化几倍制造工具的时间去创造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装饰品”的骨质项链，也一定

有某种原因使他们相信它比普通的工具具有一种更大、更神秘的实用价值。实用的观念，它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我相信，艺术起源的最有价值的探索将是对原始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些特殊形式所作出的种种假设性的探索。

当然，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推动了艺术的产生，对它的回答往往不是某种单一的理论所主张的某种单一的动机可以回答清楚的。这对原始艺术家也罢，对现代艺术家也罢都是同样的。当代英国著名美学家H·奥斯本(H.Osborne)说：“凡属已经去世的艺术家，都极少留下令人满意的心理记录，至于向活着的艺术家去探询，困难就在于他们的动机与意图往往十分复杂，而且因为他们缺乏反省力，分析力弱，以至到头来仍不免是一团迷雾。”^②原始艺术家留下的唯一心理记录也就是他们的艺术品，而能代替他们回答问题的人只可能是和他们已经相隔了几万年之久的后代人，所以，在目前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即使是那些看来有相当说服力的理论（例如巫术论），它本身也还是猜测性的。因此，一种绝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 H·奥斯本：《美学与批评》，纽约1955年版，第153页。

可靠的、权威性的理论实际上并不存在。而那些权威性的著作所发表的意见实际上也无不带有多元论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别的西方学者那里，对史前艺术的研究已借助于当代最新的技术手段。像美国的亚历山大·马沙克 (Alexander Marshack) 就借助了这些手段对三万年以前的原始艺术作出了前人未有的新解释。

有人曾说过：人们不会在一个来历明确的现代纪念碑前停步；可是当人们在一个大洋的荒岛上忽然发现一个铜象，它的一条胳膊伸出指向夕阳坠落的地方，它那受海水和风雨冲刷的座右铭上刻有象形文字，这对那个旅行家该是何等美妙思考的源泉！——我希望本书能使那些无暇研究美学问题的人也能发生一点兴趣，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诱人的；那些原始艺术家们在创造他们的作品时，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假如可能，就让我们都来做这样的旅行家吧！

朱 狄 1981.4.19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目 录

一、人类起源与艺术起源	1
二、探索艺术起源的几种途径	34
三、关于艺术起源的各种理论	95
四、最早的艺术类型	173

一、人类起源与艺术起源

艺术起源问题和人类起源问题都是十九世纪末进化论取得胜利后被开始加以科学探讨的问题，这一对孪生的难题紧密相连，不仅是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艺术，因而人类究竟何时产生了艺术，首先要以世界上究竟何时产生了人类为前提；而且这一对难题的探讨都面临同样的遭遇：刚刚踏入人类门槛的人，甚至那些已经在制造“艺术品”的原始人，不可能意识到人类有朝一日竟会去探索自身发展的历史以及艺术发生的历史，因此他们应该为后人的探索有意识地贮存起某种痕迹；而当人类一旦意识到需要去探索自身发展的历史，其中包括艺术产生的最早历史时，绝大部分人类进化以及艺术起源的证据都已永远泯灭。所以正像达尔文曾为人与猿之间“失去了中间环”(Missing Link)而苦恼一样，许多人也曾为原始人的实用品生产与艺术品生产之间缺乏“中间环”而苦恼。甚至在人与猿之间的“中间环”

愈来愈多的情况下，艺术起源的“中间环”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理论推断。所以我们在艺术起源中面临的难题并不比人类起源中面临的难题要少。也许正如在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亦人亦猿”的过渡环节一样，在艺术起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既非实用品，亦非艺术品”或“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的过渡环节，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即所谓“艺术前的艺术”。

在人类起源的领域内，考古学家往往要挖取数以千吨的淤积物，而且要出于侥幸，才偶尔会有所收获，（而常常是毫无收获）。考古学家已告诉我们恰恰是由于人类比动物聪明，原始人往往死于平地上，因此他们的骸骨容易腐蚀或被其它动物所吞嚼，但由于愚蠢而陷于泥沼或流沙中的恐龙，它的骨骼反倒容易保存下来。在原始人骸骨如此稀少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去获得多少可靠的史前艺术的痕迹呢？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唱的歌，跳的舞，以及他们关于狩猎生活的哑剧了，所有这些都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亡了。只有一种艺术，它的生命力几乎可以和化石相等，那就是以物质材料为媒介的造型艺术。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已经有至少四一五百万年的历史，而“艺术”的发明，即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可以辨认的形象，仅仅在人类发展过程的末期才开始。按照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

的意见，艺术很可能是随着现代人的出现以及随着现代人语言的发展一起产生的。出现在欧洲和亚洲的各种类型的现代人，都学会了制作更为复杂的工具，代替了原来横跨欧亚的尼安德特人。

艺术起源既然是要以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为前提，所以作为一个开始，我们不能不简单地回顾一下早期人类的发现。1974年11月，美国和法国联合组成的一个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阿法低地发现了一具距今约三百万年的人类化石骨骼。（在此以前最早的人类化石为东非卢多尔夫湖畔东部发现的二百八十万年前的人类化石骨骼）。1978年2月24日，著名古人类学家玛丽·利基在华盛顿宣布，英国学者A·黑尔在坦桑尼亚北部莱托里尔山谷中发现了三百五十万年前的人类脚印。1965年5月1日，我国云南元谋也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的门齿化石，元谋人大约生活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以前。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了大约生活在八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的牙齿和头盖骨化石。北京周口店自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后，1966年又出土比较完整的头盖骨。这样，人与猿之间的“中间环”就逐步得到了充实，使人类起源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当然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这一发现使猿人是早期原始人类的观点得到有力的证明，从而才使猿人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地位逐渐被

确立。

火的利用对人类的起源和艺术的起源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于北京猿人用火的意见，在1956年杜赛尔多夫举行的人类学会议上已受到重视。在元谋人生活过的地方也有炭屑和灰烬，还有颜色发黑的动物化石，明显是经过火烧过的，说明了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人已开始用火，这是目前发现的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也就是说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已经存在着一种能使用火的人类。火的使用和保存，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和控制自然力的尝试，它加强了御寒的能力，照亮了洞穴，驱逐了洞熊，并且成为了狩猎的有力工具。人类艺术中的两项最早记录，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造，都离不开火的使用，前者依靠了火所产生的光，后者则依靠了火所产生的热。人类必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最后控制了火，据非洲发现的被命名为南方古猿的其中一个古人类属，从化石上的烙烧痕迹来判断，很可能是古人类在取火斗争中的殉难者，在对赴汤蹈火的先驱者进行歌颂之中，产生了普罗米修斯之类的神话。

在恩格斯写《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人类化石和石器时代的遗物这些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依据还很少，而近百年来世界各地所发现的新材料，不断证明了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论述了由于劳动所导致的手的完善，使艺术生产成为可能：“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①

西方的考古学虽然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有史前时期和史前人的存在。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新生”的意思，只是指希腊罗马古文化的复兴。1453年，土耳其人侵占了君士坦丁堡，迫使大批希腊学者逃亡意大利和法兰西避难(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所有的学院向希特勒的受害者敞开大门一样)，无意中造成了一次伟大的“学术的复兴”(Revival of Learning)，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②人们当时对考古学的兴趣大增，从而使西方学者能够接触到差不多尘封了近十个世纪的希腊文献。为征集希腊诸作家的著作稿本，一时寺院、教堂都被搜寻殆尽，结果得到了许多古代人的手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445页。

本，对这些手抄本进行校勘和解释的人，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s)。尽管如此，当时的欧洲学者对史前时期的存在仍然毫无所知。

李约瑟和D·赖利斯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进化思想》中提到最先认识到化石是进化史物证的，是中国的朱熹和意大利的达·芬奇，但事实上他们都并不知道有史前人的存在。克拉克·豪维尔(F. Clark Howell)在《原始人》一书中说：“大规模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掘化石，是比较近的年代开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人们对化石的认识早在古代就有了。中国宋朝著名学者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近岁延州(今陕西延安)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适有中人过，亦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在理解到化石是生物的遗迹这方面，他比西欧的科学界人士早了四百多年。”^①目前我国发现的一个最早化石标本，是1967年冬在江西武宁县石家祠堂中所发现的“竹笋”化石标本，它左侧刻有北宋诗人黄庭坚题的一首诗：“南崖新妇石，霹雳压笋出，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最后一句意味深长。据鉴定，这块化石

^① 克拉克·豪维尔：《原始人》，荷兰时代一生活出版社，第16页。

叫中华震旦角石(Sinoceras Chinese)。它并非竹筍的化石，却是四亿多年前广泛生活在海洋中的动物——鹦鹉螺类的一种。^①

人类究竟从何时起才开始意识到可能存在着史前的祖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K·P·奥克莱在《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提到，大约在1690年一个名叫康尤斯(Conyers)的伦敦药剂师在葛莱氏·因·莱恩(Crays Inn Lane)附近的砾石层中发掘出一只象的一些骨头，在近旁还找到了一块尖头的火石片。他显然已认识到这个标本可能是种工具或武器，因此他将它保存了起来。二十五年后，一个叫约翰·巴格福特(John Bagford)的古玩家将它作了描述和插图，称之为“一件用火石制成的安装在矛头上的不列颠武器”。^②据说在十七世纪时，法国学者艾萨克·德·拉·佩勒尔曾对他从法国乡下搜集来的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石片进行研究，后来他竟然有勇气出版了一本书，说那些石片是生活在亚当时代以前的原始人制造出来的。但他的这本书在1655年就被当众焚毁了。1797年，英国考古学者约翰·弗里尔(John Frere)在沙福克一个砖场未发掘过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些手斧，并辨认出那是人类制造的。1797年他写信给古生物学会，说

① 参见《化石》杂志。1976年第2期，第20—21页。

② K·P·奥克莱：《石器时代的文化》，第1页。